

萨义德文学理论中国化：“洋为中用”为人民

◎ 蔡天星

摘要：在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如何学习外国文艺指明了方向：所借鉴的对象是“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必须是人民性的实践和创造性的杰作；借鉴的途径是横向超越的“洋为中用”、纵向超越的“开拓创新”；借鉴的美学效果是多元共存的“中西合璧”、浑然一体的“融会贯通”：三大层面螺旋式上升，人民性是起点与最终目标。萨义德的文学批评理论积累了西方理论东方化的成功经验，与以上三大层面较为契合，应以文艺座谈会精神来对萨义德的文艺思想批判性借鉴与中国化活用。

关键词：中国化 人民性 洋为中用 中西合璧 融会贯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①

习近平总书记给学习外国文艺指明了方向：所借鉴的对象是“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必须是人民性的实践和创造性的杰作；借鉴的途径是横向超越的“洋为中用”、纵向超越的“开拓创新”；借鉴的美学效果是多元共存的“中西合璧”、浑然一体的“融会贯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繁荣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一定要汲取两大重要源泉：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二是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这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开阔的世界眼光。世界文化一直是在或明或暗地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尤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外国文艺全面涌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文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全方位地与中国文艺碰撞交融。21世纪将是世界文化大交流的世纪。如何借鉴外国文艺（包括外国文艺理论），是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下面以萨义德的文学批评理论为例，用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来对萨义德的文艺思想批判性借鉴与中国化活用，并结合萨义德在西方理论东方化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来具体分析。

一、借鉴的对象是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

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指明了借鉴的对象必须是人民性的实践和创造性的杰作。人民性是政治标准，符合历史的要求；创造性是艺术标准，符合美学的要求。无论是

外国的文艺作品,还是外国的文艺理论,必须细察是否齐备这两个美学品格。

(一) 人民性的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各国人民创造的看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马克思说过:“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②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代表人物葛兰西批评意大利知识界缺乏“民族—人民”特性,他从反面解释了知识分子的人民性,即知识分子应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葛兰西说:“(意大利)知识分子没有人民的出身,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也是出身于人民,却并不自觉与人民相联系(如果把动听的空谈放在一旁的话),不知道人民,不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渴望、人民藏在心里的情感;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关系是割断的悬空的等级关系,而不是人民本身组成的部分,体现其有机地固有的职能。”^③

以开创了后殖民主义文艺理论的萨义德为例,他在世界范围内之所以有深远影响,是因为他的著作无不是充满着人民性的文艺实践。虽然出身于巴勒斯坦精英阶层,但他从小在巴勒斯坦、埃及和黎巴嫩切身感受着英法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压迫。13岁时,出生地西耶路撒冷沦陷于以色列,青少年时代随着父亲流散到美国,体验着弱势民族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累积的屈辱。他说:“现在看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于我而言不是抽象之物,而是真切的经历和生命形式,具有一种几乎无法承受的具体感。”^④正是这种反抗帝国主义的天然情感使得他自觉地与阿拉伯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来自第三世界、受尽帝国主义凌辱的人民中一员,他的所思所念是巴勒斯坦人民对自由解放的真诚渴望。他与巴勒斯坦人民骨肉相连,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他是阿拉伯人民有机的知识分子。

萨义德任教美国著名高校,没有贪恋名声与富贵,却冒着生命的危险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伟大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尤其是自1967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全面战争之后,血气方刚的萨义德毅然走出了书斋,不顾以色列复国主义组织和中东极端政治势力的恐吓与暗杀,用笔与剑书写着巴勒斯坦人民奋力争取民族解放的心声。他身处帝国主义中心位置,心系饱经帝国主义创伤的母国人民,无数回奔波于阿拉伯世界,两次探访曼德拉寻找民族出路。他所作的著作是巴勒斯坦叙事与文化抵抗,上下求索、九死不悔;他所为的行动是谋求阿拉伯人民的福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厚的人民性感动了全世界。他那无上珍贵的精神,与他那不幸癌变的身体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对比:人民精神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血肉中注入了无穷的张力。病逝前在与白血病抗争的12年里,这位“阿拉伯人民之子”一直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二) 创造性的杰作

文艺作品仅仅具有人民性还是不够的,它必须遵从文艺创作的美学规律。马克思上述名言中说道,个体艺术家所蕴含的“人民精神”是“独特”的,体现方式也是“独特”的,呈现效果具有“历史个性”。所以“创造性”成为必然的要求。

将 20 世纪定位为“批评的世纪”，是因为 20 世纪的西方文论极为繁荣，一个紧接一个的富有创造性的批评理论竞相绽放，簇拥成为争芳斗艳的百花园。诸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科学主义取向，诸如表现主义、直觉主义、“移情”说、精神分析学、原型论、存在主义、解释学等人本主义倾向：一批批创造性的杰作蜂拥登台。

在残酷的现实中，后殖民主义理论以萨义德 1978 年的《东方学》崭露头角。之后他又发表《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等 20 多部专著，将后殖民批评构建成为享誉世界的显学。尤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萨义德的著作在中国学术界享有盛名。21 世纪前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人人争说萨义德成为全球知识界的风尚。

萨义德的文艺理论是时代性的经典，不仅切合东西方密切关注的最新主题，更是以知识权力的深刻视角来重新审视长期以来西方对东方实行文化殖民的历史。既具备宏阔的横向地理视域，又满怀深邃的纵向历史意识；既擅长细密的文本解读，又贴近真切的现实关照。他的文字打破了西方话语霸权，让失语的东方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强音。

萨义德作品的创造性是以人民性为基础的：正是依仗着正气凛然的人民性，他才会有面对权力说真话的底气与骨气。同时，他作品中的创造性是其独特的人民性富有历史个性的显现，是他独特的文艺智慧之结晶。

二、借鉴的途径方法是洋为中用、开拓创新

“洋为中用、开拓创新”提出了借鉴外国文艺的途径：“洋为中用”侧重于横向超越；“开拓创新”侧重于纵向超越。借鉴的落脚点在于建设中国文艺。习近平总书记的主张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与鲁迅倡导的“拿来主义”精神紧密契合。毛泽东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⑤

（一）横向超越：洋为中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要以“我”为主。时刻要张扬“中用”的主体性，否则会陷入“盲目搬用”；同时也要牢记，为了得到自己的宝玉还非得借用“洋”石头不可，否则也会陷入“排外主义”。

萨义德是横向超越、洋为我用的典范。他的母语是阿拉伯语，却精通西方几国语言，以广阔的胸怀拥抱各国文艺：擅长英美文学，对康拉德、阿诺德、艾略特等大家作品烂熟于心；钻研意大利作品，大量汲取维科、葛兰西的智识营养；广泛涉猎德国法国的经典作品，熟读马克思的著作，能在福柯、德里达晦涩的理论里自由穿行。但是萨义德并没有醉心地沉湎于西方经典而迷失方向，而是将这些西方经典为“去殖民化”的东方主题服务。他借鉴西方文艺，来成功地实现自己独具特色的巴勒斯坦叙事。

我们借鉴萨义德的著作同样要遵循“洋为中用”的原则。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给我们以启示，但他的视域仅仅局限于西方看待阿拉伯世界的东方观，还没有注意到西方

看待中国的东方观有着迥然不同的特色。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萨义德的层面上,对他的理论要批判性活用,还要“以我为主”地开拓“汉学主义”批判,在这个领域,周宁、张西平、顾明栋等学者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待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中国学者应该要用中国化的特色来消化它,最终为中国的文艺建设增添光彩。

(二) 纵向超越: 开拓创新

萨义德在比较文学领域提出了享有盛誉的“理论旅行”,揭示世界文艺相互影响的必然规律,肯定了横向超越(“由一地到另一地的运动”)和纵向超越(“创造性借用”)对智识活动的促进作用。他说:“无论流通所采取的形式是世所公认的或者是无意识的影响、创造性借用,还是大规模的挪用形式,观念和理论由一地到另一地的运动,既是活生生的事实,又是使智识活动成为可能的一个不无用途的条件。”^⑥

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并非照搬如前所述诸多西方大家的理论,而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开拓创新”。例如,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是萨义德“东方主义”批判的基石,但萨义德并不是被动吸收这一法国理论的容器,而是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萨义德摒弃了福柯仅限于欧洲、甚至仅限于法国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将东方世界关注为学术的主角;剔除了福柯在权力论述中所流露的悲观主义宿命论,开辟了文化抵抗的新篇章。

同样,我们不能把萨义德供奉成神像来顶礼膜拜,更不能把他的作品诵念成宗教经典。他的作品仍然有不少的糟粕,他的理论与中国存在着很多不吻合的地方。我们要学习他锐意创新的精神,结合当今中国的实际境况,对他的作品进行中国化的革新式利用。

三、借鉴的美学效果是中西合璧、融会贯通

借鉴外国文艺,最终呈现在接受者面前的作品是“中西合璧”“融会贯通”的美学效果。所以作者在创作的整个过程中要有这种意识,具备这种能力来处理古今中外的材料。

(一) 多元并存: 中西合璧

习近平总书记“中西合璧”的提法,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先进观点,既符合现实状况,又契合未来发展趋势,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当代表述。马克思、恩格斯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⑦20世纪中后期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步伐在进一步提速,中华文化应该积极地参与这个浩浩荡荡的潮流,而不能画地为牢,不能在一个所谓纯正“中华性”的封地里与世隔绝。21世纪的中国气派应该具有中国的、外国的多元因素。

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之所以成功,也是得益于海纳百川式的东西合璧。萨义德常常用对位法将西方因素和东方因素结合在一起。例如:他在论述历史学家世俗性的时候,把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巨擘福柯与古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并置讨论,将东西方伟大历史传统合二为一;萨义德将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利法泰尔“文本自足”的理论和11世纪两个伊斯兰哲学语法学派(扎希里学派和巴廷学派)观点糅合在一起。萨义德的

巴勒斯坦叙事更是将西方与东方两种元素完美结合的光辉典范。

我们对萨义德的作品利用也应做到中西合璧。萨义德的作品相对于西方来说具有东方特质,但相对于中国而言其核心理论仍是西方特色的,我们应以开阔的胸怀将其合理的要素吸纳过来,同时在中国的新形势下,挖掘并培养具有自己特色的要素。

(二) 浑然一体：融会贯通

习近平总书记“融会贯通”的提法,遵循着精神文化产品贵在浑然一体的美学规律,表明了艺术作品的价值重在整体。文艺产品中的古今中外各个要素不能堆砌拼凑,而是要将它们熔为一炉,再铸成独有特色的这一个。“融会贯通”就是要将外国的、中国的多元有益要素熔铸为融通的一体,塑成珠联璧合的、个性鲜明的文艺产品。

萨义德在对东西方诸多有益资源进行融会贯通之后,熔铸成独树一帜的后殖民理论。其中影响比较显著的资源有奥尔巴赫的人文主义思想、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与市民社会理论、维科的世俗历史观念、法农的去殖民化思想、巴赫金的复调对位理论。这些西方理论资源与阿拉伯文化底蕴得到了萨义德融会贯通的熔铸,各个要素不再是离析隔离的,而是以萨义德独有的统一形式活跃于自己的作品之中。这种独有的统一形式就是对位法,即所有的因素组合成一曲多重声部的复调音乐。

对待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也应争取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而不能浅尝辄止停留在生吞活剥的初级阶段。萨义德批判“东方主义”的理论,经过“洋为中用”的中国化应用,自然衍生出“汉学主义”批判的新问题。“东方主义”理论和“汉学主义”理论之间如何达到融通是中国萨义德研究者不容回避的问题。既要把握中外之间横向的维度,厘清“汉学主义”实属于、又迥异于“东方主义”;又要把握古今之间纵向的维度,考究中国历代史书中“蛮”“夷”记载,“汉学主义”又类似于“西方主义”。萨义德批评理论的中国借鉴者既要重视他的理论,又不能局限于他的理论,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反思和批判他的理论。

以上三个大层面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有序过程。选择“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是借鉴外国文艺的起点,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是核心环节,“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是理想结果。这个结果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大众创造出更为优秀的文艺,又为下一轮的过程提供更高的新起点,开启了螺旋式上升的新征程。文艺发展整个过程(包括借鉴外国文艺),起点是“人民”,终极目标也是“人民”。“艺术不是为一小撮文化修养的关在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而是为全国的人民大众。”^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之一,黑格尔也将文艺美学的起点和目标定格在“人民大众”身上。

作为文艺建设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文艺批评的重要地位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着重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⑨

面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我们要勇于借鉴、善于借鉴,早日让中国文论从失语症的焦虑中挣脱出来。处在中华民族步入世界强林的新时代,我们要一马当先、激流奋进,力争让中国文艺在实现中国梦、复兴大中华的伟大进军中成为战无不胜的先锋队。

注释:

- ①⑨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第1版。
- ② [德]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证(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
- ③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3页。
- ④ Edward W. Said: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1, p. 16.
- ⑤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 ⑥ [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0页。
- ⑦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 ⑧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7页。

(蔡天星,男,1972年8月出生,湖北蕲春人,文学博士,广东警官学院基础课教研部副教授,兼任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华南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与华文文学)